

★ 笔谈

文章立处，观点凸显

辛荣祯：李骏的“东营盘”系列小说，以新兵“我”初入军营时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为主线，虽是小说，其实都以真人真事为原型。《营区的光线》是内篇，《东营盘点“兵”》是外篇，而《天路上的绿飘带》等可视作杂篇，作品发表后广受好评，尤其收获了很多老兵读者点赞。“东营盘”系列小说所写都是普通人、平凡事，除副连长救人的壮举和新排长翻车的惊险外，故事似乎都很平淡，但是读后却令人感同身受、印象深刻。

悲悯的人文情怀，让小说有了持久的温度。不论是内篇外篇，还是杂篇，这种温度一直熨烫着我们的眼睛。比如，在菜园子里种大棚蔬菜的老奶奶，因为每年清明要给革命了一生的老伴儿上坟、烧纸，而不愿回内地到儿子上坟享清福。战士小陈对婆孙俩的偷偷帮助及“我”和小陈在大雪之夜对婆孙俩的解救，构成了一幅军民团结的动人画卷。当“我”考上军校离开“东营盘”，当老奶奶的孙女考上大学离开菜园后，“我”对老奶奶的担忧和挂念随着时间和距离疯长起来。再如，兵们自发关照嫂子在化工厂大门口理发的生意，对调戏她的流氓进行惩戒，这种发自内心的人与人之间的温情，让人感动。最后，志愿兵老刘复员时把嫂子和她女儿带到了老家陕西。兵们知道后心里酸酸的，这种集体牵挂，就不能简单用同情二字来概括了，其中含有深厚的戈壁情愫。而排长，虽然被前女友伤了心，但当得知前女友的母亲病重时，仍悄悄地委托“我”寄去了2000元。后来前女友的妹妹从云南步行20多天来找他，嫁给了他，这种近乎“朝圣”般的爱情，让人落泪。还有，是什么让“我”对毫无关系的钢铁厂如此挂怀？故事的背后，蕴含着悲悯的大爱和体恤的同情，正是这种温暖的力量穿透了日常生活里某种冰冷的逻辑，直抵人心深处柔软的地方。

富于哲理的思辨，蕴含着巨大的艺术张力。李骏讲的故事都很小，但他能从小处着笔，挖掘出大的内涵和意义，使小说的艺术张力在不经意间凸显出来。比如，新排长第一次带车，因司机老班长被他的故事感动，在擦泪水时失手把车开到了深沟里，使得车头点变了尾车。这个有点惊悚甚至有点荒诞的故事，里面蕴含着深刻的道理，值得细细品味。再比如，化工厂女工的一些故事，完全是在兵们的心理反应中进行的。兵们这般痴恋她，她却视而不见，其实她心里一清二楚，但最终嫁给一个在兵们看来很不起眼的工人。钢铁般的战士在灿烂的爱情面前，反而表现出了反常的犹疑和怯懦。还有，澡堂大爷的故事是抓人心的。他对兵们的热情和照顾，隐含着自己当兵未果的夙愿。于是在兵们集合列队时，他也站进了队伍中去。当兵们离去时，他一边原地踏步，一边深情地朝兵们撵着手，直到兵们拐过弯，消失在他的视线中。这种对军营的一往情深和对兵们的无比关爱，完全构筑在一位维吾尔族大爷的隐秘情感之上，在“东营盘”生长成一道独特的风景。

金属质地的语言，叩击着读者的心弦。读李骏的小说，仿佛有驼铃声从戈壁深处隐隐传来。他那发自内心的质朴语言，如春雨润田一般，很容易得到读者尤其是兵们和曾经当过兵的人的共鸣。比如，在《东营盘点“兵”》开篇，他这样写道：“东营是我原来在新疆当兵时驻守过的营盘。那里没有其它的特产，除了一年四季爱刮风下雪。我在东营一共呆了三年，东营那戈壁滩的土地，久而久之便成了我心灵上的一块永远醒着的冻土。我爱做梦，我多次做梦都是回到东营，踏着雪，或者唱着首有调子的民歌。”这种梦回吹角连营般的情愫一下攥紧了读者的心。李骏接着写道：“出了团部，再往东走上两华里，便是东营。东营躺在戈壁滩上，孤零零的像个多年未娶媳妇的光棍。但是有了兵，这里便活了。”这种自然生动的语言开启了后面的回忆篇章。

熟悉的生活传递温暖的力量

关于《东营盘》系列小说的笔谈

辛荣祯 李骏

下手中的扑克，让空气静止在戈壁滩那长长的岁月之中，所有的人都向一个方向张望……”一直听箫解愁的张德秀，在很久听不到排长的箫声后，他说：“不听这伙吹箫，我心里就没有底了。那些乱糟糟的想法，简直不知道该往哪里搁！”这真是一处箫声两处愁。张德秀完全是排长的映衬，或是他身后的一面镜子。有了张德秀想听又怕听的映照，整篇小说都笼罩在了醇厚辽远的意境里。

最让人揪心和酸楚的是副连长。他是从兵窝里成长起来的，他是兵们的主心骨。当他受伤住院后，“我”去看望他，“我”握住了他的手，他的手一片冰凉，但是生动有力，他那带满了血痕的手掌，似乎传给了我一种有关军人生命中强有力的东西。那是一种我们久违了的东西。那也是在和平年代，我们逐渐陌生下去的东西。”在危急关头，他把生的希望给了别人，而自己却因此失去了双腿。从此，一切梦想和努力都有了另外一重意义。

读李骏的小说，总觉得有一种善良躲在文字后面，当我们进入小说情境后，这种善良从字里行间流淌出来，轻抚着我们的心，于是，我们记住了“东营盘”——它是善良与美好的原乡。

李骏：有一天，偶然看到一篇关于我小说的评论。作者辛荣祯，是一位曾在新疆服役20多年的自主择业干部，也是发表过不少作品的作家。

老实说，我想不到发表已久的小说还能引起读者的兴趣。因为他评论的，大多是我写的关于新疆与西藏的军旅题材小说，大都发表于《解放军文艺》，还有幸获得了各种奖项。作为一个业余作者，从军30年来，我写的作品，主要分为三块，一块是关于故乡湖北省红安县的革命历史题材；一块是关于20多年各级部队机关生活的；还有一块，就是我曾驻守过的新疆与西藏那令我魂牵梦绕的土地的。在这之中，边防生活深深地融入了我的血肉。我在新疆当兵三年多，作为汽车兵，我们连的任务就是把物资通过新疆线送到遥远的西藏阿里边防一线；军校毕业后，我又到青藏兵站部代职，随车队翻越青藏高原；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时，我受上级反映全军边防发展变化的采访任务，一个人沿着边防线走了一圈儿。因此，我对边防基层火热的生活、激情与梦想、奉献与牺牲，有了更为本质的体味。

从列兵到上等兵，再到肩扛红牌，年轻时的我基本上是与兵们摸爬滚打在一起，守在西部那块神奇的土地上。那遍布戈壁、高原、雪山、沙漠的背景，加上连队官兵们奋斗拼搏、战天斗地的故事，还有那饱含了汗水与泪血的苍凉壮美，不知不觉间构成了我心灵的画布。许多年后我进了城市，在喧嚣的红尘之中，突然非常怀念基层的日子，怀念那些荒凉的岁月与过去同甘共苦的战友们。

后来，我把他们全部聚在我守过的一个叫做东营的地方，一个位于新疆库车县郊外的荒漠，我在那里构筑了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在那些看似久远的生活中，整个营盘与所有我能记住的战友们，都变得生动了起来。我几乎不要虚构任何故事，便能感受到连队每个战友的呼吸。无论是在藏北阿里还是在青海格尔木，无论是在库车东营的大雪里还是在三十里营房的狂风中，许多失去了联系的战友，突然闯入我在城市的梦里，让我想起那块土地上许许多多温暖的人和事，以及延伸到他们内心深处的寂寞与欢喜、坚韧与忧伤。我在城市里与他们一道活了起来，这也正是东营系列小说发表并被《小说月报》《读者》等报刊转载后，无论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战友们，偶尔读到便辗转与我联系上并表达由衷喜欢的原因。而我也从自己笔下战友们的故事中感到一种直逼人心的无言温暖。原来，熟悉土地才是自己的领地，熟悉的生活才是真正的素材，熟悉的人物才是自己笔下的亲人。这正像后来许多人喜欢读我写机关生活的系列小说一样，它也让我感到真实、真诚、真情的存在，我也通过书写这种熟悉的生活，感受到了军旅文学的意义与存在的价值。

文贵质朴忌浮华

■向军华 雷晓宇

★ 长征论坛

针砭时弊，涵养正气

修辞立其诚，我国自古有“为文尚质”的传统。从《诗经》《楚辞》到明清小说，文辞质朴刚健的写作风格总是引领时代主流。“汉魏风骨”“盛唐气象”正是这种文风的集中体现，也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大量灿若星河的传世之作。反观历史上文章重轻质的六朝，“其体以淫放为本，其词以轻险为宗”，便较少有传世的作品。针对这一现象，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发起“古文运动”，把六朝以来讲求声律及辞藻、排偶的骈文视为低下文字，突破骈偶格局，一扫齐梁浮靡空洞流风。在此之前，初唐诗人陈子昂凭借一首《登幽州台歌》，仅仅22个字，将充塞于天地的悲慨苍凉之气抒发得淋漓尽致，成为千古绝唱，这是六朝骈文无法比拟的。

古人云：文以载道，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好的文章有经世之用，是博学、审问、慎思、明辨诸语文字的表现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所以，著书立说必须立足“格物致知”和“经世致用”这个根本，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绝不凌空蹈虚，更不能无中生有。那些沉迷于修辞、音律而又言之无物的文章，既不会对民生疾苦为念，也不见天下社稷的胸怀，只会囿于一己悲喜之中，顾影自怜，并将之转换为对文字的某种狭隘嗜好。

文风关乎世运，世运隐于文风，文风不仅是语言风格，也是政治风气和社会风尚的体现，直接关系到事业的兴衰成败。法国思想家卢梭曾经说：倘若某个国家的风尚变得躁动，并堕落于享乐，那就意味着言辞很快会上优柔寡断、娘娘腔的习气。综观历史，但凡国运昌盛、吏治清明之时，文风一般都表现出清新

质朴、刚健雄浑的特点；每当国力衰弱，朝纲不振之际，文风就会变得轻浮巧媚。前文提到的始于六朝的浮华文风，表现最为突出的是流行于六朝、隋末、晚唐、五代的“宫体诗”，这种诗内容多为描写宫廷生活和男女私情，意象上只关乎风花雪月，形式上则追求词藻靡丽，而文风的上行下效更是加速了国势的衰朽。

读史而知兴替，我党我军深知恶劣文风的害处，历来倡导优良文风，对假大空的“党八股”深恶痛绝。文风不正，危害极大。它严重影响真抓实干、影响执政成效，浪费大量时间和精力，耽误实际矛盾和问题的研究。如何建构一种质朴的文风，贯彻“短实新”的要求，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质朴之基，在于言之有物。周易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写作应做到言之有物，不可故弄玄虚、云山雾罩。好的文章或记叙时事、或言明道理，必须做到持之有据，既有缜密的逻辑推理，又兼具可信的实例佐证。唯言之有物，才能做到言之有理，言之有用。

浮华的文字，一般由“虚言、绮言、巧言”构成，或是由修辞到修辞的空转，或是不触及生活和思想的空洞说教，其内容多无病呻吟，形式上讲究工整、声律协韵，甚至不惜因辞害意，误入形式主义歧途。就像是一团迷雾，看起来深玄莫测，听起来不知所云，迷雾散去之后，里面却没有东西。要做到言之有物，必须有深入的调查研究 and 一定的学术功底，重在平时积累，贵在有的放矢。绝不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在著名的《反对党八股》演讲中，就曾言辞激烈地批评一些文章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装腔作势，借以吓人；语言无味，像个瘪三等现象。这种变革，无论对当时的文化导向还是政治风气都有一个根本性的扭转。

质朴之本，在于行文简洁。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写道：“文以辨洁为能，不以繁缛为巧”。意即行文要做到简洁流

畅，而不能只是追求形式上的繁缜华美。冗长、繁瑛、拖沓是写作的大忌。好的文章应做到开宗明义、意尽言止，以尽可能简短篇幅容纳尽可能多的内容。

特别是作战文书，关乎瞬息万变的战场胜败，对准确、简明的要求就更高了。在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由于受到敌军严密的空中封锁，我军后勤保障出现严重匮乏，司令员彭德怀给党中央发了一份电报反映这一情况，电文只有6个字：饥无粮，寒缺衣。却将志愿军当时的处境表达得清清楚楚，胜过很多长篇大论。

质朴之要，在于与时俱进。质朴一词语出自汉代儒学大家董仲舒，“此皆圣人所继天而进也，非情性质朴之能至也”，形容一种天真自然的状态，而这种天真自然的状态则是秉承天道、顺应自然、顺势而为的结果。盛唐诗人、新乐府运动的主要倡导者白居易，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这一理念，言明文章应当把握时代的脉搏，为时代发声。

落实到具体的创作实践中，要求我们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随时保持站在时代前沿的新姿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与时俱进的文风和学风强化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创新内涵，马克思主义最可贵的品质就在于与时俱进。文风之“新”，指在规律探索、真理认识方面要有新发现、新思考、新见解，第一要务就是应做到“唯陈言之务去”。我党向来不乏与时俱进的文风，许多经典文章至今读来依然脍炙人口，既体现共产党人求真务实的精神，又充盈着昂扬向上、锐意创新的精神力量。

文章千古事。文风折射党风政风，关乎民心向背、事业成败，必须持之以恒地坚守质朴、清新、简洁、务实的行文风格，不断净化社会语言风气和环境，不断提高话语体系的内在活力，如此才能构筑健康文明的政治风气和党风，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凝聚蓬勃向上的文化力量。

描摹英雄的精神图谱

——评房伟长篇报告文学《烈火芳华》

■郑姿靓

★ 佳作读评

品味艺境，引领审美

2018年底，应急管理部消防救援局成立，推动了消防职业化，也开启了“中国近代百年消防的新起点”。在此时代大背景下，房伟创作《烈火芳华》（济南出版社2019年11月），以消防战士葛宇航烈士英雄事迹为切入点，书写了一部以消防战士为主角的长篇报告文学。

扎实的采访与第一手资料的获得，是报告文学文体的必然要求。《烈火芳华》的写作基于作者对葛宇航烈士家属、生前战友与好友的大量采访，以及对消防战士真实生活的多方调研与体

察。作者的叙述平实、客观，呈现出大量生动细节，现场感、画面感极强的诸多片段，连缀成葛宇航烈士的一生经历。值得一提的是，故事并未因主人公的牺牲而终止，房伟通过采访那次惨痛事故中幸存的战士，通过对新一批“宇航班”消防战士动人故事的梳理，呈现出英雄精神的延续和传承。作者从一个侧面，观照葛宇航烈士工作训练中与战友相处的种种细节，使其人物形象更加鲜活生动。此外，作品在叙事结构上“以点铺面”，以葛宇航烈士的成长轨迹与英雄事迹为“点”，发散开来，引出其战友尤鹤宇和刘军凯等人的故事，进一步引出受其影响与激励的更多消防战士的事迹与经历，展现出消防官兵舍己为人、英勇无畏的英雄群像。

《烈火芳华》的创作立场，是将消防队员群体作为大写、立体、鲜活、有血肉的“人”来关照并重新审视。因此，书中不仅描述葛宇航及其战友在消防大队的刻苦训练、几次惊险的救灾任务，更着墨于细节，写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相互帮扶、他们对异乡亲人的思念，更写到了家人对他们的牵挂与背后的默默支持。正是这些容易被忽视和遮蔽的日常经验，使得消防英雄的形象读来真实细腻、感人至深，这也正是《烈火芳华》的价值和魅力所在。

房伟向读者展示了这些守护生命的强者们的坚强与担当，同时也不回避他们的脆弱与无奈。厚重的消防装备下，他们是一群活生生的年轻生命，肩上既有重于泰山的责任，也有家人贴心贴肺的牵挂。中国消防事业中那一场场化险为夷的传奇，都是由这些具体、生动的个体生命谱写的。怀揣着敬畏之心、带着理解的呻吟声，却仿佛格外清晰。这就是我听到的，宇航班长留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声音了。”作者站在亲历者身后向读者复述。这种视角受限的叙述，

还原了真实事故场景。这种“真实”也更加震撼人心。

《烈火芳华》对材料的拣选，也体现了作家的匠心。作品对葛宇航童年的追忆，主要通过对其父母亲属及小学班主任葛明义的访谈来完成。作者选取了几个具体事例，生动再现了葛宇航的少年时代就表露出的性格特点——乐于助人且怀有英雄情结。这几个事例选取得巧妙，因为它们都是根据当事人的回忆编写，所以真实、鲜活，而富有文学性的编排使这一段故乡回忆中的热血少年与勇敢沉着的消防战士既遥相呼应又一脉相承。

《烈火芳华》的创作立场，是将消防队员群体作为大写、立体、鲜活、有血肉的“人”来关照并重新审视。因此，书中不仅描述葛宇航及其战友在消防大队的刻苦训练、几次惊险的救灾任务，更着墨于细节，写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相互帮扶、他们对异乡亲人的思念，更写到了家人对他们的牵挂与背后的默默支持。正是这些容易被忽视和遮蔽的日常经验，使得消防英雄的形象读来真实细腻、感人至深，这也正是《烈火芳华》的价值和魅力所在。

房伟向读者展示了这些守护生命的强者们的坚强与担当，同时也不回避他们的脆弱与无奈。厚重的消防装备下，他们是一群活生生的年轻生命，肩上既有重于泰山的责任，也有家人贴心贴肺的牵挂。中国消防事业中那一场场化险为夷的传奇，都是由这些具体、生动的个体生命谱写的。怀揣着敬畏之心、带着理解的呻吟声，却仿佛格外清晰。这就是我听到的，宇航班长留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声音了。”作者站在亲历者身后向读者复述。这种视角受限的叙述，



情暖社区(油画)

卢光兴作

长征

第4815期